

青海風情



青海风情

QING HAI FENG QING

钱中立著



青海风情

钱中立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海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3 字数: 213,4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60

ISBN 7-225-00089-6/G·40

定 价: 1.90元

引 子

巍巍冰山下面，一群孩子光着屁股在雪地上打滚；赤裸着小腿的姑娘，迎着朔风，打着唿哨。纵马远去，收缩成一个黑点，消失在无垠的原野上……这，是什么地方？

二十世纪，快要走到它的终点了。而这里，尽管蓬勃开展着现代化建设，却又能见到一步一叩头，万里朝圣城的现象；这里，既有耸入云霄的电视塔，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又有“帐房牛粪夜燃灯，茜衣红帽杂蕃僧”的中世纪风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朋友，这里离你也许并不十分遥远。如果你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就会发现，在版图的中央，有一个城市叫西宁。从这儿坐火车北上北京、南下两广、东进上海、西往新疆，差不多都是两天的旅程。这个位于祖国心脏部位的城市，是青海省的省会。而青海省，是我国面积大、人口少、地势高、草原广的一个行省，也就是本书要说的这个充满着对立和统一，交织着神话和现实的地方。

是的，它似乎又是十分遥远的。它，给我们留下了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夏禹治水的积石山，张骞通使的丝綢路，霍去病饮马的湟川水，赵充国屯兵的平中营，王莽设郡的三角城，郗道元登临的土樓山，吐谷浑古国的旧王城，隋炀帝围猎的拔延山，文成公主入藏的唐蕃路，李靖西征终点的星宿海，薛仁贵全军覆没的大非川；也给我们留下了南凉王国的虎台

遗迹，古典小说中双阳公主的古都故里，传闻是格萨尔原型唃廝囉的青唐王城，成吉思汗停柩处的塔尔古寺，蒙古王公会盟的东科尔寺，蒋介石瞻仰过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以及汉墓、隋窟、唐井、宋台、明钟、清堡；还给我们留下了穆天子驾骏游昆仑的神话，西王母排宴瑤池的传说，白素贞昆仑盗仙草的传奇和唐三藏晒经通天河的故事……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是从河州卫，也就是从现在甘肃、青海间的河湟地区出大唐国境，经过乌斯藏（今西藏）去西天（今印度、尼泊尔）的。这条路线正好横贯现在的青藏高原。因此，高原上的各族人民，提起唐僧，也就倍感亲切，在漫漫青藏线上，到处都留下了象“通天河晒经石”、“娘娘山蟠桃会”、“流沙河沙僧皈依”、“子母河唐僧怀孕”、“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孙悟空青海湖倒灶”等等有关西天取经的“遗迹”和传说。

从河州地区到通天河畔，这个历来被看成神秘世界的青海高原，地处“世界屋脊”的北侧，高、干、冷、大、旷，本是它的特色。然而，这盘古开辟的雪海冰原，经久不变的穷乡僻壤，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却一再受到了祖国的青睐和人民的关怀，使得瀚海潮涌，温泉水沸；近几年，在全国范围里，尤其是一些高等学府中还汇成了一股“青海热”。此时此际，人们多么想揭开青海的面纱，看一看她美丽的真面目呀！

是呵，说高，青海全境平均海拔超过三千米。在黄河长江源头地区，还高达四千米、四千五百米，直至五千米以上。而在黄河下游，那号称“五岳之首”的泰山，它的最高峰玉皇顶也不过海拔一千五百米。古人有“天圆地方”的说法，如果地球真是象沙盘那样方的话，那么站在西宁的北山顶上，就准能望到上海的

霓虹灯在脚下闪烁了；今人测定地球略呈椭圆形，如果地球真是个滚圆的球体，那么，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就都不难仰望昆仑山巅了。所谓“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源头的青海既然是在“天上”，那它还不够高吗？

说干，干从高来。青海省年平均降水量不过二百毫米。在这个省的柴达木西部，年降水量少到二十几毫米。可是，台湾省的火烧寮，年降水量可以达到六千毫米以上，够柴达木西部下二百四十年的。所谓“滴水贵如油”，大约就是指的这些地方了。

说冷，冷也从高来。整个青海省，都属于“长冬无夏”的地区。夏季，当毗邻青海的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气温最高达到四十七点八摄氏度的时候，青海的唐古拉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在零度。所谓“高处不胜寒”，真不能说不冷。

说大，青海面积七十二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七个江苏省或陕甘两省面积之和，是全国各行省中的“大户人家”。所谓“塞外方知天地宽”，真说得一点也不错。

说旷，旷是高、干、冷、大的综合产物。目前，青海省总共有四百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六人，许多地方还不足一人。这里还有着一些方圆达几百里的无人区，为探险家们留下了待开垦的处女地。所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当然是够空旷的了。

可是，这曾经被称为祖国“西大荒”的青海，经过历史老人的弹指一挥，如今却出现了人间奇迹。

请看今天的青海，难道还是“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过凉州》）吗？不，这里有班机北上南下，有列车东奔西走，公路更是四通八达。锃亮的柏油路，越过长江，翻过昆仑，从西宁一直铺到了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

请看今天的青海，难道还是“海畔风吹陈泥裂”（陈羽：《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王昌龄：《从军行》）吗？也不！在青海湖畔古老的黄河河道上，如今已建起了雄视全国的龙羊峡水电站。它将使环湖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实现电气化，将使这里城开不夜，山水同辉。

请看今天的青海，难道还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杜甫：《兵车行》）吗？更不！今日的青海头，既有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牧业县，又有多年蝉联全国小麦单产冠军的国营农场和粮食专业户；这里不但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并且以其辽阔的幅员，成了今日“土葬主义者”在我国的一块最大的根据地。

朋友，今天的青海，早已不是“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的凄凉世界；今日的西宁，也早已不是“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的一片孤城。如果柳中庸和王昌龄活到今天，咏叹的准该是世界屋脊上摩天电视塔，江河源头不夜的霓虹灯了。这里，吸引过古代西游客的瑰丽风光、奇异风俗、高原风貌、边塞风物和迷人风情，又都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现代色彩，越发使人大开眼界，神往不已。尤其是在这里十分宜人的夏季里，青海已经大量地吸引过，并且将会越来越多地吸引来中外游客。

来吧，朋友！

跨下唐三藏的龙马，越过流沙河；

驾起白娘子的祥云，飞进昆仑山；

骑上隋炀皇帝的龙驹，驰骋青海湖，

坐着文成公主的风辇，停车日月山。

看吧，朋友！

那十万之众的鸟的王国，一望无际的盐的长堤；

那奔腾的江河和鼎沸的峡谷，浩瀚的戈壁和摩天的井架，连绵的雪山和无垠的草原；

那神话般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神话，怎不叫你感到青海的胸怀就象地一般地阔，天一般地宽，青海的豪情就象浪一般地滚，涛一般地翻！

王安石说得好，“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今，这险远的神话世界的大门，终于被我们的现实生活打开了！

目 录

引子	(1)
迷人的西宁之夏	(1)
牡丹的故乡	(9)
花开花落飞满天	(14)
青海风味	(20)
东关清真大寺巡礼	(29)
南凉虎台和青唐王城	(33)
北山登高	(38)
“北武当”雄姿	(43)
黄教圣城塔尔寺	(48)
南朔山和药水滩	(56)
平安风貌	(61)
谁言荒僻是边陲	(68)
南山射箭 北山跑马	(71)
瞿昙钟声	(77)
土族人家	(82)
天下第一狂欢节	(87)
马拉松婚礼	(91)
威远酒香	(99)

美哉 五峰山·····	(103)
佑宁寺纪事·····	(108)
撒拉风情画·····	(110)
青海的西双版纳·····	(118)
回乡风土和巴燕旧闻·····	(122)
“海藏咽喉”西石峡·····	(126)
“小北京”湟源·····	(131)
石堡城吊古·····	(136)
日月山抒情·····	(139)
泱泱青海湖·····	(147)
鸟的王国·····	(154)
门源油 满街流·····	(164)
倒淌河风致·····	(169)
草原新城恰卜恰·····	(173)
吐谷浑故都·····	(176)
伟哉 龙羊峡·····	(179)
贵德风光·····	(186)
今日濯垢泉·····	(191)
古战场大非川·····	(196)
同仁看藏戏·····	(199)
藏画之乡——五屯·····	(201)
藏胞的衣食住行·····	(206)
神山行·····	(212)
富哉 玛多·····	(219)

姐妹湖传奇·····	(222)
黄河之水天上来·····	(225)
神秘的星宿海·····	(228)
通天河今昔·····	(231)
结古“洛赛日”·····	(235)
文成公主庙之迷·····	(238)
在那遥远的地方·····	(242)
在“广阔的世界”里·····	(247)
青海的西北角·····	(251)
宝石花开·····	(257)
怒放吧 蓝色的花·····	(260)
在希望的田野上·····	(263)
格尔木巨变·····	(267)
莽昆仑·····	(270)
风雪唐古拉·····	(275)
人往高处走·····	(280)

迷人的西宁之夏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每一座城市都有它引以为自豪的地方。那么，青海省省会西宁的特色是什么，她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有人说，西宁的特色在一个“山”字。“山势东来围古塞”，“田分万井村高下”。晚清诗人李荣树吟诵西宁的这些诗句，既展示出巍巍祁连挟势东来，派出它的先头部队西山、北山、南山、塔尔山、纳家山把古城团团围住的全景，又摄取了因山势起伏而村落高下的特写镜头。是的，对于乍到西宁的人，这座城市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很可能是高高低低的墙，重重叠叠的房。其实，这些个“高楼大厦”原不过是一些依山傍岭的单层建筑物，仅仅由于它们各抱地势，上下错落，才给来宾们造成了一种屋分高下的错觉罢了。如果你有机会站到西宁市中心大十字交通岗台上去的话，那你不妨朝南北大街的两端望去，那直上直下的路面，岂不真有点象一张南头高、北头低的翘翘板么？所以，按照“山势”“高下”的特点，似乎该把西宁叫作“山城”了。可是，在这一点上，比起“出门就爬坡”的重庆来，西宁还差得很远，所以它还不能以山城自居。

又有人认为，西宁的特色在一个“古”字，许多人就给了它以“高原古城”的外号。是的，西宁虽然是全国省会中的“小字辈”，它是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青海建省时才成为省

府驻地的，可是西宁又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以前；西宁又身在高原，海拔二千二百六十一米，真说得上又古又高。不过，在中华大地上，古城毕竟太多了，即使是高原上的古城，也不在少数。看来，“高原古城”的称号，还难以为西宁所独占。

还有人说，西宁的特色在一个“新”字。西宁确实在日新月异。刚解放时，旧西宁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一座弹丸般的旧城垣。这是一座明代洪武年间夯筑的土城，方圆还不到三里地。所谓“一条街，一座楼，站在中间看两头”，就是旧西宁市容的真实写照。这所谓的“一座楼”，在目前看来不过是邻近高层建筑群中的侏儒罢了，可是当年它曾号称“湟中大厦”，并曾以其两层高楼，鹤立鸡群的气概，使得西宁人叹为观止。想当年，在西宁城曾经名噪一时的“八大工厂”，实际上仅是一些手工业作坊，其中设备最好的洗毛厂也全靠手工洗毛，烘干又全赖阳光，一到冬季，只好停产。而今，西宁摇身一变，市区面积扩大了十四倍，达到了五十多平方公里；街道由一条增加到一百一十五条；人口增添了十多倍，市区人口已超过六十万；建筑物也在向着十余层的高处攀登。西宁市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可是，旧貌变新颜的城市，别说在全国，即使在西北，也决不只是西宁一座呀！可见，它还不能以“新城”专美。

在外地人的眼里，西宁的特色似乎在一个“凉”字。夏凉如秋，这的确道出了西宁夏天的优势。君不闻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说“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李贺也写道：“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中原的诗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一个“秋”字道尽了边城的凉意。亲临河湟的高适在“高兴殊未平，凉风飒然至”的诗句中，更直接点出了这个“凉”字。柳中庸吟

咏青海的诗题索性就叫“凉州曲”。不过，在古诗人的想象中，西宁的气候又总是未凉已寒的。“大历才子”耿讳詠青诗说：“日暮冰先合，春深雪未休”。贾岛的弟弟贾无可也吟哦说：“关陇风回首，河湟雪洒旗。”在他们的笔下，河湟首邑的西宁，仿佛成了一座没有春天的城市。其实，诗人们全都误会了。事实恰恰相反，西宁不但富有春色，而且春光长驻，它还是世界上春天最长的城市之一哩！不过，西宁的春季来得比较晚一些，比起长江南岸、滨海一带，显得有些“春日迟迟”（《诗·邶风·七月》）罢了。

“二月江南花满枝”。一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更是春意盎然了。可是，二三月里的西宁，却还春寒料峭，草色未绿。如果诗人们在这个时候到高原来游春，是难免大失所望的。然而，四五月间，当内地“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时候，西宁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春暖花开，处处春光了。

是的，当兰州以东炎夏来临春归去的时候，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春姑娘才姗姗踏上河湟两岸、青海湖滨。于是，她饱蘸浓绿，在几乎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里，分秒不停地给这里的阳山阴坡涂抹起来：一道道，一层层，越刷越重，越染越深，使得热焰逼人的夏日，变得那样地春意盎然，令人入目生凉。

如果说，夏季的标准是日平均气温为二十二摄氏度以上的话，那么，西宁是没有夏天的。这里的气候特点正是“有冬无夏，春去秋来”。所以有人说“西宁无夏日”，也有人把西宁称作“没有夏天的城市”，这些说法，都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由于春季和秋季的气候大致相仿，很难把春暖和秋凉截然分

开，所以，西宁的春天，也就越过了徒有虚名的夏季，直入花落春犹在的秋天，因而使人觉得分外地长。有人说西宁的一年是“六个月冬天，六个月春天”，也有人说西宁是“立春不见春，一年两季春”。这些说法又都是十分生动，非常贴切的。春姑娘在西宁，要直到九十月里，当那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秋翁前来接班时，才随着南下的大雁，悄然离去哩！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的这四句诗，不正是西宁之夏的生动写照吗？

夏季，在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首府中，除了拉萨一地外，就数西宁最为凉爽了。西宁地区七八月的平均气温是十六到十八摄氏度，凉于庐山；七月里，西宁最高气温也只有二十四摄氏度，低于青岛。即使跟名闻遐迩的避暑胜地北戴河和秦皇岛的夏季相比，西宁的夏天也要凉快得多。何况，西宁市还幸亏没有匡庐的陡坡，青岛的虐蚊，昆明的潮湿和北戴河海滩上的拥挤呢！

西宁之夏，就象沉睡已久的金矿，一旦被发现，人们就象淘金者那样地趋之若鹜了。近几年来，每到夏季，西宁便成了异乡人的乐园。这时，那包括数以千计的外宾在内的几十万避暑者，便乘坐飞机、火车，沿湟水蜂拥西上。他们刚到西宁，一见西宁人，往往这个说：“你们的夏天最美丽”；那个讲：“夏季是属于青海的”，有的甚至高喊“西宁万岁！”“我得到大赦啦！”当然，西宁人也有在夏天远离故土，到内地去的。可他们总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他们中有的人还逢人便吼：“我逃回来了！”于是，在青海工作的外省籍同志开腔了：“身在福中不知福！”另外还有人夸口说，夏天在内地，只要拆开从西宁邮去的信，就

会有一股凉气从信封中扑面而来。这，真是有切身感受的合理夸张。

是呀，只有尝过“日轮当午凝不去，万里如在洪炉中”的酷热，才能真正体会到夏天的西宁是一个“金不换”的好地方。那些从祝融火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从火炉和蒸笼里钻将出来，来到西宁的人，想想昨天那种汗淋成雨，虐蚊成群，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的苦，看看眼前这般不见蚊子，不用席子、不挥扇子的乐，岂不象进入了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连做梦都要笑出声音来的吗？

西宁的夏季，早凉自不必说。即使中午时分，也还凉意难消。这时的廊檐下，便倍觉荫凉，而绿荫深处，那就凉意更浓了。《诗经》说，“北风其凉”，而在这里，却什么风吹来都是凉快的。即使偶然有骄阳出现，只要来上一阵习习凉风，就会叫人感到遍体清凉，所以，行人不必戴凉帽，商店更不兴搭凉棚，只要一进屋子，也便入室生凉，又何必兴建那些半拉子凉亭呢！午后，落一点阵雨，出门人就一个个进入了清凉世界。就这样，一直到红日西坠，城市上空又加上三分凉意。夜幕降落，凉意更著，这就只能用杜牧的“夜色凉如水”来形容了。所以，仲夏夜的西宁人，每当凉飕飕地入睡时，总不会忘记盖上一条薄被或毛毯，以免着凉的。可以说，每逢号称“春城”的昆明已经进入盛夏，暑锋渐露的时候，西宁还正旧凉未消新凉来，凉意遍山城呢！正因为这样，那些驱暑纳凉的买卖在西宁是很不景气的，有“凉友”之誉的扇子，在西宁只能充作舞台上的道具；凉席就更没有它的一席之地了；电扇和冰箱也都难以在寻常人家站住脚跟，要知道，当雨中夹霰的时候，对西宁的夏虫还可以语冰哩！

西宁，她并没有京沪的繁华，也没有苏杭的秀媚，可是，她

有着别的通都大邑所没有的夏季的凉爽。西宁之夏，温如春，凉如秋，凉快之余，有人便把西宁称为“凉城”了。

看来，西宁是“高”于贵阳和“古”于拉萨的“高原古城”，是可以与昆明媲美的“春城”，是赶得上半个重庆的“山城”，而在中国所有的省级都市中，它却是独一无二的“凉城”，内蒙古自治区有个凉城县，可是它的年平均气温大大高于西宁，夏季更远不如西宁凉爽，在西宁这座“凉城”面前，真凉城反倒名不副实了。名城自古多雅号，管西宁叫“凉城”，真是挺美气的。“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杜牧）古代诗人总把咏叹河湟流域的诗词叫做《凉州曲》或《凉州歌》的原因，还在于西宁本来就属于古凉州地区，而且，公元四五世纪时，这里还曾是南凉王国的都城哩！

美哉！“凉城”，凉哉！夏季的西宁。

那么，就让我们来漫步夏日的凉城吧！

比起滨海的城市来，西宁似乎要贪睡一些的。夏天，当启明星消逝在市区上空时，时针已经指向“7”字，这就比北京要晚一个来小时。这时，黎明即起的人们，徜徉在宽阔洁净的大街上，人沐朝晖，风移树影。偶然穿过一辆公共汽车，年轻的女司机懒得掀喇叭来惊动马路上的不速之客，只膘过去一个白眼，仿佛在含嗔地说：“瞧你们，路多宽，走多宽！”是的，这时西宁的大街还是徒步者的天下呐！

这些徒步者，也许是游龙旋地的练拳人，也许是青锋劈空的击剑者。当他们锻炼回来，坐到水井巷、古城台的小吃摊前时，那里飘出来的羊肉粉汤、酿皮和醪糟的混合香味越来越浓，西宁也就忙碌起来了。

转眼间，农副产品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一齐摆开了阵势；千百